

列女傳卷四

仇英實甫繪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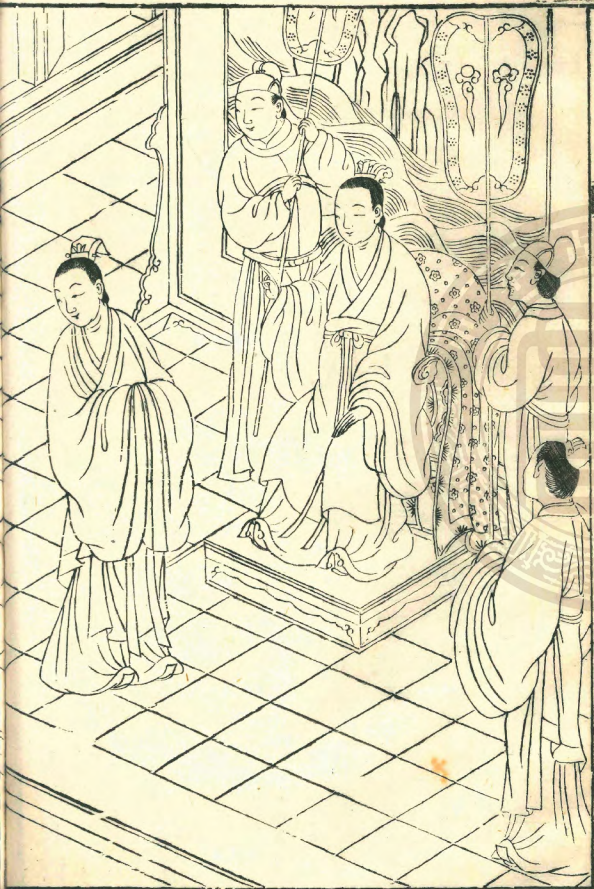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糲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噍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梁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



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汪 曰自古名將類與士卒同苦甘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胥及逸勤故一出溫言三軍挾纊一援枹鼓衆勇百倍苟非平日有以結其懽心安能一旦得其死力哉子發反之其幸而勝秦也君之威靈社稷之福也此其母所爲刻責而致警其將來也不事姑息勉子成名賢哉母矣



楚江乙母

列女傳卷四

四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緹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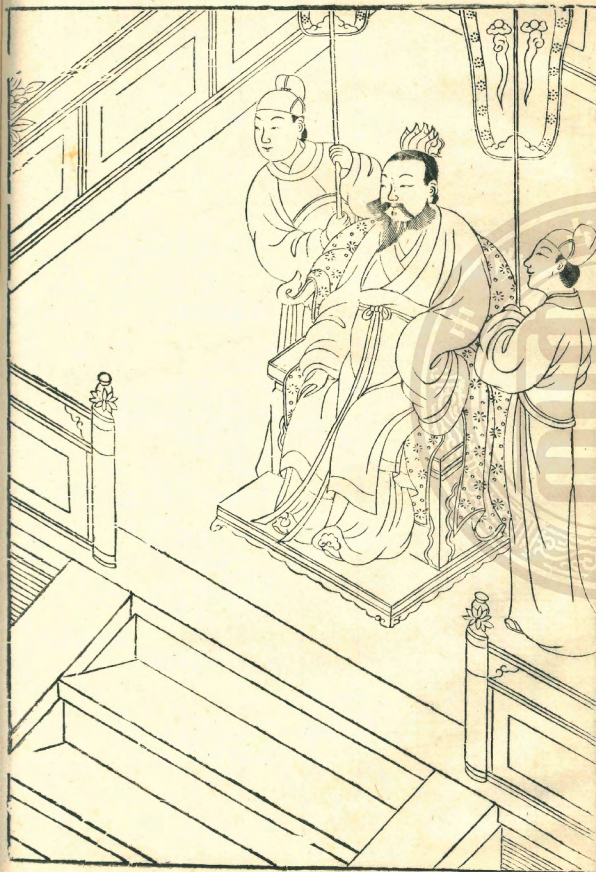


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紉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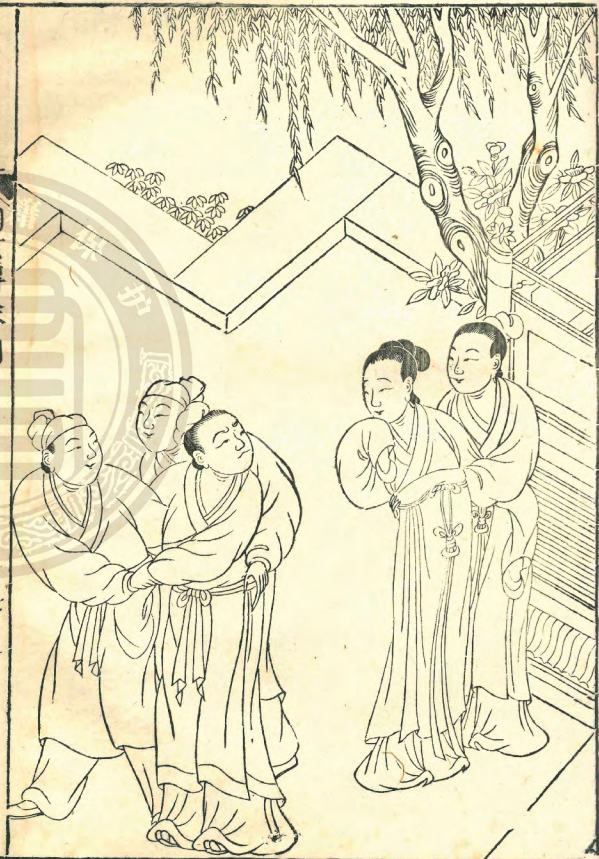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四

五

汪 曰江乙楚之良也其言辭行事具在國策中信其母之智有以成其子之不愚矣孔子之告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惟上有衣冠之盜斯下有鼠竊狗偷之盜則母之建言弭盜之要也然母有爲而言之也閱其子之失官怨令尹之遷怒緣是而反乎爾也幸而遇其君幸而遇其相故得以成其名今遇昏暴不以長舌爲厲階乎律以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又何以訓將來矣



列女傳卷四



韓舍人妻

楚韓憑之妻也韓憑爲康王舍人妻何氏美康王欲奪之乃築青陵臺而望之後竟奪何氏而囚憑何氏乃作烏鵲歌以見志凡二章其一曰南山有烏北山有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其二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我自庶人不樂君王又作歌以寄其夫歌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憑得書遂自殺何卽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捉衣衣不勝手得遺書于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大怒又得前寄憑歌以問蘓賀賀云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

志也王怒令分埋兩塚相望經宿有梓木各生于塚根
交于下枚連于上又有鳥如鶯鶯常雙棲其樹朝暮悲
鳴人皆異之曰此韓大夫夫婦之精魂也見者莫不淚
下君子謂何氏不爲威屈不爲利誘詩云德音不違及
爾同死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四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履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其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



列女傳卷四



楚浣布女

楚伍子胥所遇之女子也子胥逃奔吳至溧陽瀨上楚軍追之急有一女子浣布欲脫子胥示以濟渡處楚軍至恐不免辱因抱石沉水而死後吳伐楚子胥至瀨上欲報女子百金而不知其處乃投水中湏臾一姥哭而來自言是吾女取金而去君子謂浣布女慷慨赴死有烈士風語云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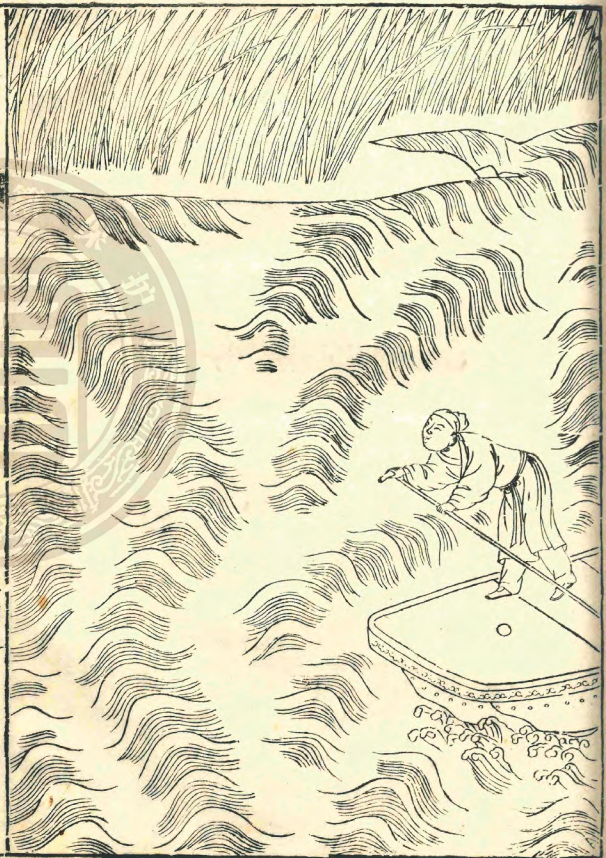
汪 曰戰國故多忼慨輕生之士勿論丈夫能也

卽在女子有之此女非畏辱於楚軍也蓋子胥戒其勿言而終防其漏語信而見疑故一死以滅口明已

之不二以安子胥之心夫已實不言於人爲得矣人
固不信於已無虧矣而必以身殉人不已過乎

列女傳卷四





勾踐夫人

越王勾踐之夫人也當勾踐爲吳所敗去國事吳身爲
臣夫人爲妾及渡浙江夫人見烏鵲啄江渚之鰕飛去
復來因據船慟哭而作歌曰仰飛鳥兮鳥鳶凌玄虛兮
號翩集洲渚兮啄鰕恣矯翩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
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獨憂兮西徃孰知返兮
何年心悒悒兮若割淚泣泣兮雙懸王聞歌心中自慟
乃謂夫人曰孤何憂吾之六翩備矣遂入吳共稱臣妾
于夫差後卒滅吳君子謂勾踐夫人能畏天而保國詩
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越夫人之謂也

汪 曰勾踐事吳信爲智矣彼其棲身會稽卽背
城借一而身死國亡何裨社稷故寧含垢忍恥臣妾
不辭誠知非是無以沼吳而復今日之讐也吳惟臥
薪以有今日越將嘗膽以俟來茲蓋自鑄鏤一賜鴟
夷遂浮而東門之懸目已覩越兵之入矣卽夫差禮
先一飯不欲自達於甬句東其亦何面目以視於天
下回視昔之烏鳶不過飛槍榆枋而今直若大鵬奮
翮已搏扶搖羊角而身在九萬之上夫人能屈能伸
共患難而同安樂亦大愉快矣哉

列女傳卷四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

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
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
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騶牝驪右騶牝
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騶牝驪右騶牝驪而遂克紂
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
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
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
加兮妾心驚罰旣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
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
夢娶妻_三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
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
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
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四

汪 曰女娟一才辯女耳而用之於救父不害其
爲孝辭祝祓之命不害其爲貞此所爲深當簡子之
心願與之齊而不爲瀆也否則同舟失女子之貞謳
歌非女子之事卽通達有辭何貴乎



列女傳卷四



列女傳卷四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不當死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

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汪 曰所謂夫死從子者謂婦人無專制之義故夫死而制於子以自檢束其恣意無忌之心非謂制於子遂不得制其子弑父與君而亦可從也佛肸之

列女傳卷四

二十一

叛其母旣不能豫教於家戒無畔逆以虧忠義又未嘗宣言於朝設有不稱而請無坐何爲不當死乎諂諛多言祗以強詞奪正理有是母斯有是子無爲貴辯通矣

列女傳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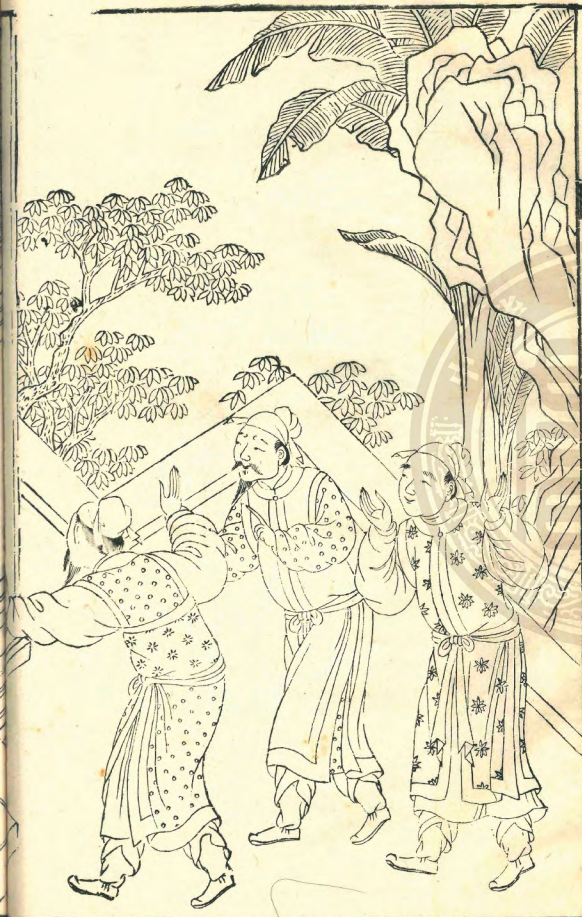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爲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更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坐王曰不也括旣行代廉頗三十

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
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
耄爾用憂謹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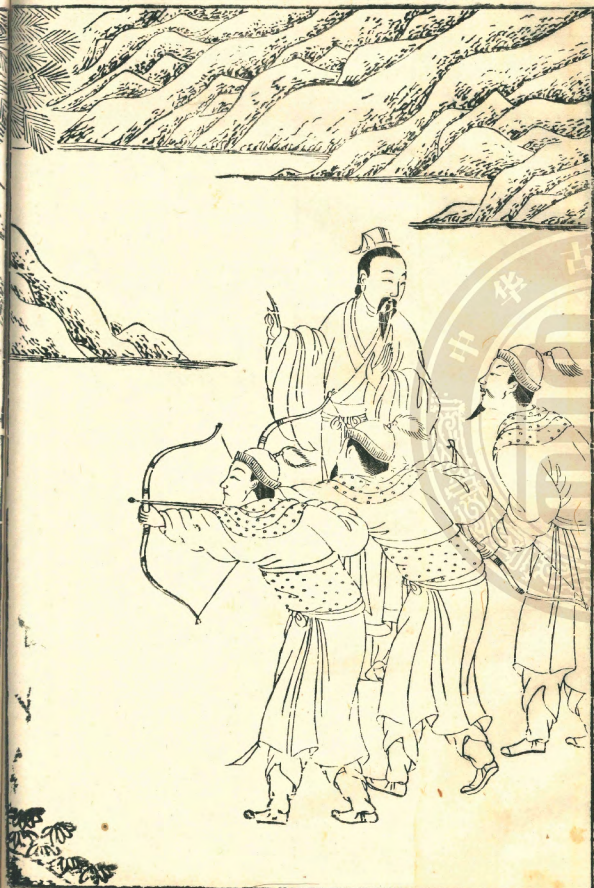
汪 曰趙括能讀父書者也而不知合變趙若將
括必覆趙軍其父蓋先言之矣秦不得志於廉頗故
利括之爲將趙不識廉頗之堅壁爲是而亟欲代以
敵人之所畏以名使括甘受武安之間而不欲用相
如之言至其母上書極陳括不可使而猶弗之納也
括死不足惜矣二十萬人之坑沸聲若雷孝成欲誰
諉其咎乎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第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



列女傳卷四

魏節乳母

列女傳卷四

二十六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

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鷄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四

三七

汪 曰節乳母敢於匿魏公子不避誅夷可謂勇

於義矣彼魏之故臣者吾不知其爲誰設有母之心則一爲嬰一爲臼而趙氏孤未必不再見於魏後矣不惟其不能而且以告秦軍乳母有盡吾心畢吾事已爾彼縱獲千鎰之金而心朽形存異日何面日見節乳母於地下噫秦以逆取不能順守區區欲盡鋤六國之子孫以謂可不生變卒之陳涉首難魏豹倔

與詎獨魏孤公子能亡秦也



列女傳卷四



蓋丘子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羣臣曰
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
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
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
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
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
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
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
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汪 曰聞之曰士死鼓將死綬故死一也有慷慨而赴者有從容而就者要之知所以處死耳蓋將識蓋之小必至敗亡則不當筮仕於其國或偶仕之見幾蚤去可也如是則可以無死既仕不去至國難方殷奮不顧身死於鋒鏑可也君亡與亡義不獨生豈不哀然烈丈夫哉旣已泯泯而生其妻乃欲於斯時激其烈烈而死似非人情而其死亦爲徒矣顧其言之忠義不獨可作女箴抑亦百代之臣鑒也



列女傳卷四



寡婦清

秦時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
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
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太史遷傳貨殖特表出之若不勝
其艷慕焉者君子謂寡婦清守業守身泥而不滓孟子
云富貴不能淫清之謂也



列女傳卷四



虞美人

虞姬者西楚霸王項羽美人也漢軍追羽至垓下圍之數重羽夜聞四面皆楚歌驚曰漢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姬舞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于是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泣下遂自刎羽不勝傷之上馬潰圍出漢軍追至烏江亦自刎君子謂虞姬貞而有操烈而不污孟子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其羽

與虞姬之謂乎

汪 曰項羽帳中之歌觀者謂其一字一淚然羽
惟能勇而不能怯故亡高帝能勇能怯故王王與亡
仁暴之致異也虞姬之死識項羽之所感矣願姬不
自刎羽必殺姬羽豈甘以已之妃匹蔽沛公之枕席
者哉吾嘗謂高帝好色而吕后好淫項羽不二色而
虞姬不二適女之污潔亦繫乎其夫之所感是故君
子慎所以感之者

列女傳卷四





馮昭儀

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闔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

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汪 曰秦并六國自生驕泰內職畢備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所云美人長使並在秦爵八品之中高祖帷薄不修孝文祗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武元而後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淫費日煩元帝至命畫工徧寫各宮姿容而按圖召幸昭儀之入適當斯時也虎園鬪獸色荒而復加之禽荒令楚樊姬處此必且揜目不觀以少遏止上之從獸與其不惜以身當熊孰若勸上無行而先以言批鱗投鯁之爲得乎然則帝之嗟嘆敬重昭儀實與有榮而帝之荒淫不改漢業遂衰昭儀或亦與有責矣



列女傳卷四

孝平王后

列女傳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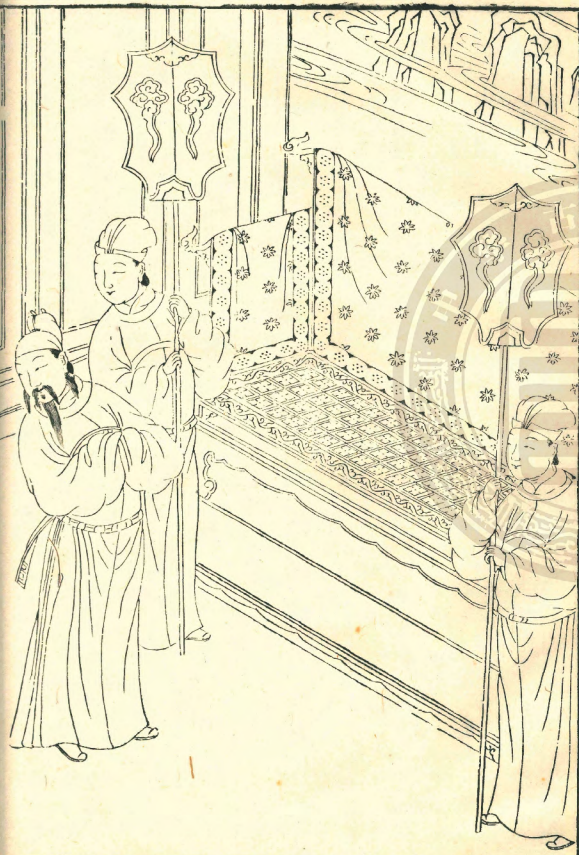
三十九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爲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卽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政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輦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趨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

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鬢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汪 曰忠烈根於天性非人之所能移世類固不足以拘之也故以瞽瞍爲父而舜之聖自如以鯀爲父而禹之聖自若勿論神聖爲然卽以漢事驗之霍博陸忠厚周慎人也而霍后至治鴆太子於旣立王司馬奸貪篡逆人也而王后不忍背其國於旣亡此以見有性善亦有性之不善而論性者必論氣始備矣



列女傳卷四

光烈陰后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爲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爲之將后隨家屬徙涇陽止奉舍光武卽位令侍中傅俊迎后與胡陽寧平主諸宮人俱到洛陽以后爲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劫



殺后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分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弟訢爲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在堂使大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郭后廢遂立爲皇后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謹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

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顯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竝受賞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旣寤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早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列女傳卷四





明德馬后

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
客卿敏慧早夭母蘭夫人悲傷發疾恍惚后時年十歲
幹理家事勅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
者後聞之咸歎異焉后嘗久疾大夫人令筮之筮者曰
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
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
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以選入太子宮時年十
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被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
常居後堂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

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復飛出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宮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

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疎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欵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竝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十五年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裁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

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折別之懷各賜王赤緞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

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茸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

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
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
不許帝省詔悲歎後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
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
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
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恩令
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
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
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

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
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
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
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
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
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
含飴美孫不能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
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
守備不慎慚見陵園遂不行初大夫人葬起墳微高太
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

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竝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

列女傳卷四

四十九

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馬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卜醫數勅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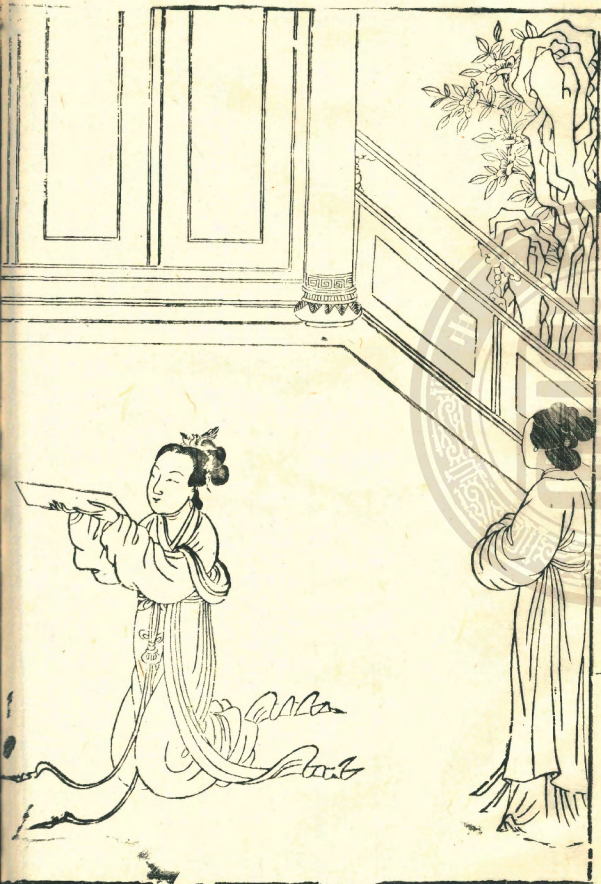
曰顯宗宮教頗修冊建后妃必先令德而不

以色授明德之立稱賢一時躬行儉約率先天下而中外靡然從風雖顯宗之寵敬始終不衰肅宗之誠孝始終無間而后之忠順慈愛如一日焉諸不暇具論卽如裁制外家一節釐西京風蠹以杜塞亂階后

於是乎加人一等矣向令子若孫世守其教則卯金
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

列女傳卷四

五十一





和熹鄧后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羗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恠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大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

夜號泣終三年不食塩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
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漱飲之以訊諸占
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喅之斯皆聖王之前
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家人竊喜
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
爲謁者使脩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
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
寸姿顏姝麗絕異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爲貴
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

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
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侍醫藥不限日數
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
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已之謗上下交損誠不
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
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整簪珥光采桂
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
卽時解易若竝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
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
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疎每當御

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恒垂涕歎
息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
爲遂造祝詛欲以爲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
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
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
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
分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
豕之譏卽欲食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
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夏
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

疾篤深自閉絕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
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唯鄧貴人德冠後庭乃
可當之至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卽位手書表謝
深陳德薄不足以克小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
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
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
中郎將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天
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
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
竝歸園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

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筑筑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官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卽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

莫不歎服以爲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珎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勅止曰殺省珎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釵喑器九帶佩刀竝不復調止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水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璆瑁彫鏤翫美之物皆絕不作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詔諸

園貴人其官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殤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認詞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太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徙者歸鄉勅還

資財五百餘萬永初元年爵號大夫人爲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卽譴怒切勅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舊事歲終當享遣衛士大儺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侷子之半悉罷象橐駝之屬豐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

書兼天文筭數書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
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珎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
餘人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
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
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毀
損事加於常贈以長公主赤綬東園祕器玉衣繡衾又
賜布三萬匹錢三十萬雘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
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謚曰敬君太后諒闇既終
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
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七年正月

初入太廟齋七日賜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廟率
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
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鬻養強熟或穿掘萌芽味
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
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
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
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
復平歲還豐穰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
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
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布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託母

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元
扈運危於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爲樂上欲不欺
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
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以
廢病沉滯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歎逆唾血遂至
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
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汪 曰斯傳所載鄧后行實較他傳獨詳愚尤難
其善處陰后盛德之過人遠也曲盡禮節而不免於
忌嫉已見忌嫉而不萌夫怨尤及后以罪廢而尤欲

爲請救帝意屬已而尤深自遜避彼思得志禍我宗
族我以得志赦其流徙守分循禮約已裕人雖其慕
誦經典之勤服習大家之教以至於是亦其世德茂
而天性醇也至以聖母自爲女師素服舉哀篤念勤
倦又千古之曠覲矣

